

陸

子

學

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九

平遠王士俊校

私淑下

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信州上饒縣人。資稟穎異。不屑爲富貴利達之求。生於宋理宗景定二年丙辰。自少時卓然講求聖學。深信陸子之書。宋亡元興。遂絕意仕進。時許文正諸公方崇朱子之學。既設科取士。非朱氏之說者不用。先生守所學不變。閉戶潛修躬行實踐。德益充。望益重。於是有志之士爭來問學。弟子李存祝。薛舒。行吳。謀最著。而先生以靜明名。其書

家學者因稱爲靜明先生其致也。視蓄遠狀其行甚詳。今蓄集不傳。惟李存所爲墓誌銘見侯菴集中。其辭云。甚哉學之不別也。宋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漸於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道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遇異人授金丹術。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力吾之行也。而他求也。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遠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所甚者。幾非之毀。短之。明辨之。又甚者。求欲中之。先生曰。死不悔。從之。遊者往往有省。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有二月。此學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苑。字立夫。

曾祖友諒。祖元慶。父一宗。曾氏子男一曰善。女三。壻周良弼。段新。項謙。孫男三曰顯。東辰。辰為從子。開先後。明年三月丁酉。竄邑東郭。又明年九月己酉。卒。山先生則方正大。於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掣無所畏。好惡無所遷。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倡明古道為己任。志匪因苦。終其身而拳拳於學術異同之辨。無十念之虛。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弘毅之君子也歟。其論著其他。盲行其所以。格迫學者之方。門人視舊述之備。已存雖不敏。亦受業於先生之門。謹撫其大者。誌諸墓為之銘。曰。學久荒。今則萌。用弗寧。後有成。由先生。

辭明先生於陸子弟。子門人之書。無不揆求。講貫嘗取錢子吳百行冠冕詩。編之以示諸生。而李仲公為之序。云。自采

詩之政廢而詩之美。則以徵。晉漢以來。非無作者。往往有以
分其清。然之正。而終不能粹然。一出於古。融堂錢子生於宋
之叔世。取昔之孝者。忠者。而贊之。以詩。而心以爲是。二者百
行之首也。遂題其詩曰。百行冠冕詩。錢子有道之士。行於家
者。固不待論。而不及用於時。使其陳力而就列。則其所贊取
其所行者也。是故身巨之埋兒。則有以惜其所蔽。叔治之位
杖。則有以明其同然。秀實之揮笏。威豪之啗血。雖出於憤烈。
而謂義乃有所未安。知本之雍頤。子華之叩頭。雖陷於盜賊。
而見理亦有所不可。畏孔褒之爭死。則疑其未知倫理之輕
重。王導之勸謝。則斥其位居元老。而京師是皆所以引人反
求諸己者。嗚呼。此豈徒模寫物態。流連光景。則哉。上饒陳先
生獨受而滿之日。與諸生誦咏之。先生蹠布衣。而慨然以天

下人心風俗爲已任嗚呼先生之心卽錢子之心也臨川危
素又板行之間者見者皆從而攸助之之人也之心也又豈
異於先生者耶僕有以知是詩之必將家傳而人誦之也使
家傳而人誦之夫豈不可以少增天地之和而近之言詩者
或雜興而亂恐其於此未必不如嚼蠟然則如天常民彝何
李存上先生書頗於先生之學有所發明今附其畧於後云
學生番易李存謹再拜獻書辭明尊先生座上人心猶衰風
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才紅鏡爾
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教密文深察者謂之至
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者亦烏得無情哉
且獸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火中而燬積也至
偶有失其性而不乘不服不守不捕者則皆知弃之弗畜之

矣。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而失其所以爲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曾、微之弟。若也不亦重可悲乎。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悞。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亦豈容私之哉。存雖不才。亦豈苟私於先生者哉。使道而可私也。則未必謂之道矣。雖然。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所遇之時。去成周之澤未甚遠也。猶且毀短於人。窮乏奔走。雖門徒或謂之迂。至昆弟不喻其意。而况於今茲者乎。敬惟陛下本心之學。光紹於千有五百餘年之後。非天地無以喻其大。非日月無以喻其明。非鬼神無以喻其變。而存何足以替述之。夫豈規規然於繩飾訓誥之末。以增人昏德。半人陷窞者耶。今先生又特立於波瀾顛倒之餘。扶植於俗尚壞爛之中。人之所爲不爲人。

所不爲爲之人之所非不苟也。而教人也。譬諸草木春以萌。夏以榮。秋以實。冬以藏。之無小無大。而無所不亨者也。存難願。學多具。然孟子有言。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棄也。自棄則將何以道其責於天地之間哉。詩曰。長庚之於天。勛勞言父母生之。而勛勞者也。豈弟君子。丕丕承之。作而成之者也。天高地下。敢二心焉。惟先生終惠。嚴下情。無任皇恐之至。存謹再拜。

黃氏宗義曰。陸氏之學流於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於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於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能獨於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

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陳先生之教行於家。賢者頗多。是時方以朱子說取士。俱不應舉。從子輔。字德輔。孫彥清。尤能世其學。李仲公嘗爲彥清兄弟名字說云。上饒陳先生之孫三人。長穎。彥清。次東。彥方。幼。彥良。他日穎將遠游。請發明其義。余曰。穎天下之水。之至清者。古今人稱爲清。穎云。故字以清。東者四方之首。而萬生之始也。於時爲春。於人爲仁。故字以方。辰者日月之所會。大而國家。細而閭庶。凡有所事。孰不擇其辰之良。故字以良。雖然。兄弟之身。一人之身也。天下之理。一本而非二。是以君子之能修其身。在於清明其心焉耳。勿擾擾以自賊。勿憧憧其失。則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是則所謂仁也。苟仁則吾之變化云爲。無所往而不善矣。吾見名問其字。則三推其義。

則一也。矧彥清粹美而嗜學。彥方敦厚而有容。而彥良於日
川之間。亦知所自擇。皆將不泯其名字云。仲公又有贈陳彥
清遠游序云。士之欲不汨汨乎生者。必當出而游也。戶庭之
間。沒沒以朝夕。閭巷之途。忽忽乎而少老焉。上饒陳穎彥清
請將游乎四方。其郡人祝君蕃遠爲之序。余取而讀之。亦何
詆派乎強人意也。彥清靜明先生之冢孫也。余獲師事先生。
先生之至誠。有以深感人。先生之強力。有以過乎人。余蓋下
邑之鄙習者耳。非先生。其終小人乎。先生沒。今十年於此矣。
見彥清如見先生焉。顧當以先生語余者語彥清。今則苟非
千里而近。則將萬里而遙矣。惟彥清思其先祖。思其執友。儼
乎其上。恪乎其側。勉乎其弗自己也。楚楚乎其等也。
抑而非靡也。廣而非肆也。順而無所隨也。夫如是。縱未得於

其外亦將無失於其內者矣。時之求才人之取友。舍是而謂
有他道者。吾則未之聞也。初。靜明先生弟子。自江東四先生
而外。惟章懷閔仲魯爲最。若先生從子輔師事仲魯。復往開
學於仲魯。仲魯有送陳德輔之金陵。從閔先生序云。夫理有
所未知。苟非上智。其誰能免。不然。犯霜露。趨險阻。躬樵爨。甘
蠶。暨古之人。亦胡爲乎然哉。蓋其信之也不篤。則其求之也
不勤。求之也不勤。則其得之也不實。疇昔之歲。章懷閔君來
游吾大江之東。而上饒陳氏最先客之。其爲教也。凡進退揖
讓之間。奔走使令之際。苟有差忒。毋或假借。其講說經史。條
貫悉備。若網之有綱。若稽之有秋。與之處。鄙倍之氣。將洒洒
而自消。旣而移家襲慶。而陪講於郡庠。吾不見且十年矣。至
順癸酉六月某日。陳氏之子輔。不遠二千里。往求焉。以卒其

業大師之賢而善教者固未易得而子弟之勤且勇不足於已能不難於未聞不厭服於故常之習不有所於業業之費爲尤未易得吾用是有以知輔之此行也此將有所成矣况金陵爲公卿大夫之林苟有餘力更能求其仁者賢者而善事之則輔進也又將有不止於吾所期焉而已

陳先生弟子門人

李徵君存

李存字明遠行二故又字仲公。錢州安仁縣人生有異稟。工文章。年甫壯名已聞於四方。其友舒衍勸其爲學。始師事陳靜明先生。學成。望益尊。屢聘不起。元史稱爲江東大儒。事詳弟子臨川危素所撰墓銘。其詞云。至正十四年七月。番禺李先先生仲公甫卒於撫之臨川縣大山寓舍。明年冬。素使至京。

口始聞。老矣於清忠亭。又明年春。元教于宗師有興。爲位以祭。授事狀曰。子宜銘。顧方糜於事役。未遑論著。後十年。其孤卓謀奉表還塋。致廣信夏章之狀。來請銘。嗚呼。素尚忍銘先生之墓也耶。先生諱存。字明遠。仲公其所更字也。李氏。其先汴人也。八世祖居饒之安仁縣。六世祖三居士。積善無競。曾大父昌。宋贈朝奉郎。大父橋。鄉貢進士。父萬頃。由進士制置司。奉議官之極。從大父也。先生生至元十八年四月。生四歲而母吳歿。幼穎敏。莊重如成人。弱冠。編求奇書。及陰陽名法。神仙浮圖百家言。爲古文章。事親稱孝。父多疾。因通醫術。有疾者。雖甚。寔必奔走視之。未始間報。兄申伯死。撫其孤。嫁娶之。逾已子。其後三以所析產來。爲三還其券。并讓屋室器物。卯氏妹早寡。資其衣食。幾三十年。育其孤。至成長。故蚤有州。

聖之舉里中友舒氏衍它日謂曰時昔慕子之多才藝今遊於陳先生立大獲聞聖賢之學子之所能舉末也何爲哉未之遽信久則又謂相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良可閔惜乃大感悟悔遂偕造陳氏陳氏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有所契復造焉曰無多言心恒虛而口恒實耳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於是惟日孜孜究明本心從自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同門執友四五人相與切劘期以大明正學時人多訾笑之毅然不爲之動科舉制下一試不偶即爲隱居計來學者衆邑令禮爲經師訪以民事郡守堂試諸生聘爲主文三以高蹈邱園薦王文獻公爲南臺中丞烏古孫右丞爲監察御史交章論薦秘書著作郎李君孝光舉以自代相國京兆公將上聞處以翰苑會去國不果葺書室

曰竹莊題曰侯菴恒語學者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於偷甚可思也。徵陳子某其終爲小人之歸或請學文先生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於理道而聲光是炫尚得謂之文哉。虞文靖公歸老臨川著文集序和竹莊之詠致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先生頽古神清衣冠整肅不妄言笑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而和易與物無競雖武夫悍卒樵童牧豎皆望而起敬云。倭兵興門人何琛迎養於臨川居二年而卒年七十四。塋榮祿鄉竹莊。娶趙氏宋宗室金紫光祿大夫與梓之孫子男三人卓章多。多今存者卓女二人婿曰某孫男一人。婿曾孫一人復觀素。

少以文一縮見先生雲錦山書其後曰子言言如古人苟求
之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嘗問思曰
麻心之官則思何思也先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爾素不
敏始稍窺所得而歸事焉及遠遊數貽書教戒不敢忘也銘
曰世道交喪正學晦冥屹屹江東師友勃興於惟先生高蹈
林壑才可濟時甘於寂寞言論風旨淵粹高明昭昭終古雖
死猶生歸葬故邱家銘于穴式尊所聞敢告來哲

仲公先生初上陳先生書已見前第二書云存不才獲師事
先生稍聞緒論庶以開平生之蔽者真可謂不虛生矣存之
慶幸幾有過於此哉而俗中且斷斷然訕訊未已俗中之斷
斷猶訕訊未已者唯知較于窮達利鈍求乎形迹表襮而已
亦惡知夫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理之所在有不可二者哉

學也者。一技於義理而無所自用其私焉耳。易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雖然存之不遠于古人亦遠矣。其始聞先生之言也。有疑心焉。有慚心焉。烏乎吾心之靈本無限。曠本無虧。澤本無拘。繫本無流。洩其有不然者。已私賊之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夫何疑之有哉。後覺者必有待於先覺而覺焉。後知者必有待于先知而知焉。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又何畏之有哉。他日祝次生謂存曰。子能舍其邪而流於正於天地鬼神何慚。于古往聖賢何慚。於祖先父母何慚。於子孫後裔何慚。於吾君吾民何慚。於後世學者何慚。存敬誦何敢忘焉。至其有可疑可畏可慚者。古之人其食飲起居耳目鼻口皆與我不異也。而古之人乃如此。而我則又如此。何耶。是故袞冕車馬有不足爲其貴也。金玉玩好有不足

爲其富也。吸粥和跪有不足爲其賤且貧也。尚缺不足爲其
戚也。死絕不足爲其變也。夫豈強爲之哉。理則然耳。理之根
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絕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而學之
不絕如縷者。賴經存焉耳。而經之義。燕於訓詁。近世尤盛。
幼而誦習其說。比得統緒。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
然卒不得其要領。有十餘年。今而從師親友。方稍有自得之
實。無所可疑。無不可信。屢欲卒請而師友不能不慮其決擇
之未明。信向之未篤。他日或害道或媚世。累斯文有不細者。
然存自研諸心。決擇已明。信向已篤。而至教之重。何敢失墜。
亦何敢道聽而塗說。數天履地有死無二心者。謹獻書以聞。
惟先生終惠之教之。

先生嘗與友人書論學術之奧極爲明透。今附錄於左。古今

天下有志於學問者。孰不以孔孟爲標的。有志於事業者。孰不以伊周爲程度。孔孟之學問。固所以爲伊周之事業者。然孔門之學。則拳拳在於求仁。孟子願學。則亦不過求放心而已矣。心苟不放。斯仁也矣。古之人有若伊尹者。則毅然以堯舜其若堯舜其民爲己任。故其克享天心者。在於一德也。又有若周公者。則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天嘗勳成以彰其功。此豈小智小才所能然哉。要其旨歸。大槩不失其本心之仁耳。今者朝廷興科舉以取士。此政吾黨彈冠相慶之秋。而爲盛之初。六幹父之盛之義。聖君賢相之心。豈不以爲吏道之弊。演而致政。思四海九州之大。涵煦養育之久。宜必有真儒學孔孟之學志。伊周之志者。而用之庶幾見於躬行。而有以振起斯民也。爲之儒者。亦豈可不感吾君相之盛心。而以

伊周孔孟自矜式哉。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則自爲申韓可也。自爲黃老可也。美不當舍。摠假借其名以徒爲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而不必心。其心則是心與言自爲二矣。亦豈慥慥乎。君子言行相類之義。亦豈不孤朝廷所以抑刀筆。走而以高科顯仕相待之道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所以動天地也。不然則災固有吏之。災而儒亦有儒之偽者矣。若以孔孟之學。專在於言語之間。則何以有子欲無言之說。專在於文字之際。則何以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言。當時孔子爲見正學不明。人心昏蔽。無所歸命。異端塞塗。邪說蜂起而已。又不得其位。以行其志。則詩定書祭周易作春秋。去之萬世。皆所以明乎人心。及其衰也。而後始不復夢周公。而孟子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取好。

辨之。或彼聖賢之用心。亦豈不可悲矣。夫烏乎使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若孝友睦姻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學者。先其本而後其末。既得其本。則於其末也。若目之有網。衣之有領。振而舉之而已耳。故大學之道。由其明德而後有新民之功。中庸一書。由其率性而後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學問之實效。將所以臨民治政者也。讀其書者。書此事。續其文者。文此事也。初不相侔。謂之一以貫之。謂之舉斯心而加諸彼。但不過有先後次序。且今若不察其本而徒事其末。吾恐非有志者。平日所以自許自期之意。亦恐非伊周孔孟及當今聖君賢相之所以望於後世八下者也。况今吏弊民瘼。何可勝言。詐

偽多端。奸詭百出。徇私而不徇公。知利而不知義。雖使伊周
孔孟復生於斯世。亦必精求方畧。可也。吾黨之間。若但疲精
神于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牽逐隊。拱手畧紙尾。
持祿保位而已。強者爲駟爲亢。爲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
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掛冠而已耳。若然者。將以求
榮反以取辱。將以行志反以恣志。其故在於學非其所用。用
非其所學也。可不懼哉。其必曰。當其未任也。始從事乎言語
文字以取之。既得之也。然後從事于實行。殊不知言之非觀
行之。惟艱。亦非古人幼學壯行之義矣。且其未得之也。則汲
汲然患所以得之。既得之。斯感感然患所以失之者有矣。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其得之之道。既不能粹然一出於正。則其
失之之心。又安能恬然泰然而不以爲患者哉。嗚乎。其表直

者其影直。其源清者其流清。此必然之理也。又設使幸而得之。猶云可也。不幸而終身不得之。豈不虛負光陰。虛負平生精力矣哉。是故有本有末者。是爲明體適用。若有源之水。而波濤混混。若有根之木。枝葉扶疎。他日爲有司所取。爲朝廷所用。宜也。設或命不足以得之。亦不失爲天爵之貴。事理短長。又豈不較然甚明矣哉。雖然本末倒置。先後舛逆。此非一人之過。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但卓然有志於古而不肯自甘於流俗者。恐或未能以自安耳。試請於清晨靜夜而思之。今日自立之志。果有以合於當時伊周孔孟之志否乎。今日自勵之業。果有以不悖於當時伊周孔孟之業否乎。此心之靈。有不可得而自欺者。自心既不可欺。則上而吾君。下而吾民。豈可欺哉。先聖賢之既往。後聖賢之方來。又豈可欺哉。

只此不敢自欺之處。卽伊周事業孔孟學問之根源也。然世亦有有其力量。有其材美。得之於資稟之厚。行之於輟輟之間。恢恢乎有餘力者。但其所見所聞者少。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古之人有言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愚非敢自謂能從事於伊周孔孟者也。聞之師友。實深信之。而不敢不爲吾黨有志者告耳。

祝經歷蕃

靜明先生門人。寢著者李仲公。而寢先受業。又率舒衍等往師事者。爲祝蕃。遠明時沿元舊科舉。止用朱子一家之說。其修元史也。凡爲陸子之學者。必排之。故靜明先生與江東四先生。皆不爲立傳。仲公先生寢著。亦止於張仲舉傳。稱爲江東大儒。而吳舒二先生行實。皆不傳。祝蕃遠有仲公所爲墓

誌銘頗詳其文云公諱蕃字蕃遠姓祝氏。上世有諱老者。自
衛來。今信之玉山縣。因家焉。其後又徙貴溪縣西昂里。曾大
父諱宗周。大父諱汝煥。父諱起慶。宋某年間。鄉貢進士。公勿
而嘗敏。縣人有陳先生某者。獨得陸文安公本心之學。蕃遠
從之遊。稍長。頗不羈。他日忽感悔。復求從先生。痛自刻厲。久
而有省。大喜。大信曰。論語曰。吾無隱乎爾。記曰。風霆流形。庶
物含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因購求陸氏師友遺
書。特鈔廣傳。思以大明此道。朋友知慕鄉者。輒明目張膽爲
言。親之猶同根。援之與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己。氣質之
偏。惡攻辨之。不遺餘力。故一時登先生之門者。皆推先焉。其
事師之禮尤謹。苟宜養而乏。雖質粥田宅。無所靳也。久之。郡
縣以茂才異等薦之。行省授某州高節書院山長。歲適大比。

以易經中鄉舉會試不利。文安公舊講學衆山祠宇。又廢。言之郡縣。率同志復峙祠其上。秋仲丁遠。近與舍菜者不下百十人。文安之後。僅有文美者。甚貧五十而鰥。求而資之。娶未幾。改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學者輻輳。調集慶路儒學。南臺都事。秦公某聽其講。誦明暢。即命子受學。滿陞饒州路儒學正教授。遺書幣致。鄧知名之士。訓導各齋。又未幾。前信守買住公平章湖廣行省。辟爲樸史。忝政蘇公天爵。一見甚器重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賊敗。徒奴兒干厚賄求近。不可播州宣慰楊公某率首長請驛以朝。或難其非。述職之常。且故事上下皆有贄。公却不受。曰非所以懷遠人也。遂白平章給驛馬。旣而授將仕郎。潯州路總管府經歷。先是屬司報徭賊數百人入境。同知保童勒迎敵。及境賊已去。他界平民一人。

被掠脫身走卒。遇官軍窺草中。保童執而賊之。曰我本他郡農。與兄弟來耕某氏田。居近郊。非盜也。榜掠死獄中。保童因僞辭連繫其兄弟親戚七人。以絕言者。公至。疑不署。贖聞帥府移南容州。推問保童。賄不就辯。四人又死獄中。適朝廷遣使巡行天下。尚書按實。公歷廣東。西聞其寃。命更擇廉明。由是靜江路。同知伯顏不花。慶遠府安撫司知事李剛。會梧州推問。寧白曹吏二人。伏罪未死。三人者拘於外。保童復不就辯。且教曹吏家人。訴帥府。復移藤州。會赦皆免。公竟死藤州。客舍時至。正丁亥十月也。生至元丙戌。春秋六十有二。夫人徐氏。先二年卒。子二人。長文中。次文剛。文中扶襯踰五嶺。以歸。至陳章病死舟中。文剛以明年十有一月甲辰。塋公饒橋。公嘗與故司業鄧公文原。辨格物數千言。及平生所為雜詩。

文若干卷其才思如河流其論率激切無所回忌四方多傳
誦前事文剛來乞銘頗雖與公爲同門焉下不逮遠甚而切
悃之義甚深也敢辭因起敬言曰公質直而氣剛信道而明
義或謂洋之辨藤之死殆不善爲身謀應之曰非而遂之者
遠不爲也居其位坐視無事死著遠首爲之乎前乎吾事擇
而不與則偷勢有不可故而去之蓋偷則甚且緩若何曰其
心必謂是非之公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無乃用其細曰變
夷之俗然而念駸駸殺傷二十年間嗚聚而逆命者往往
而有多由吏于其主貪者魚肉之忍者草莽之刑罰不中使
其無所措手足今蕃遠之爲小人則笑君子則愧正一事或
可安遠器數十里然用不盡其才死不在牖下焉窮瘁焉心
亦可悲也夫是爲銘

李仲公有贈祝蕃進序云大學之道不明於世。从蘇士大夫
靡然以文藝相許與。至有能自持而不流得之於予一者。則
又謗謗踴踴焉。何斯文之未幸也。上饒陳先生立大潛心於
聖人微言而履踐之未嘗一泥於訓詁。蓋二十餘年而人莫
知之也。雖其弟子祝蕃輩亦皆卓出於類。存欣然慕之。將以
明年往遊其門。上承先生之教。下取蕃輩之助。既而聞有司
舉蕃茂才異等。宜中其科。深可致之行。省去且有日。存私心
甚惜。久則大喜。何者。江浙之士。號多秀敏。而又共際於四海
統一之時。光深弘厚之氣。存人於其心。修省變化之言。易以
相感。夫然。則蕃輩一存於之。而存於諸者。有不可以算
也。是則無所共惜。而有大可哀者。中興與否。未論也。

吳謙字尊光饒州安仁人陸子曾孫女所出也其官階事實未詳然早事陳靜明先生傅外氏之學與視李舒三君子齊名仲公與書稱其策。縣。隱。巷。優。為。之。又。望。其。賜。願。以。請。警。策。則尊光所造亦深矣。今附仲公所為尊光母孺人墓誌。畧見其世出云孺人諱某姓陸氏世為撫州金谿縣青田里人宋文安公象山先生九淵其四世祖。茅而歸饒州安仁縣松唐里吳君中立斯賢二子長謙次恆女一人壻同郡臨川夏柄孫三人通迪遵至順五年癸酉三月丙子無疾而終得壽七十有五。謙以元統三年乙亥某月日塋里中山謂其友李某曰謙之母性靜而和寡言辭平居堂與間若無人者容止甚安坐立必整先君子年若干棄二孤家甚貧母勤儉以掌之不為憂但常曰吾為汝家婦時惟恐得罪舅姑若輩宜自立

母爲爾先人及外氏羞。謙因得從師百里之外。歲時一歸省。囊裝蕭然。未嘗一語及也。素少疾。雖老。願輔間潔。無唾涕。丙寅之歲。恒復卒。謙則無所事。得朝夕養。而吾母亦不爲人世留矣。吾子有同門之好。賜一言以刻諸幽。則吾母之美。將不隨以死乎。其悲其言。不敢辭。銘曰。生有德。血氣治。既高年。不病死。理斯所宜。孫子。

仲公有復員尊光二書。其一云。渴教甚矣。中昨承菊節相遇之約。不勝其喜。花外小車。日跂望之。何以杳然。方此疑慕。忽承手舉敬審。初寒。屢用勝裕。用以自慰。吾曹隨時中分。簞駭陋巷。自有其例。吾兄優爲之。區區之見。自覺益親切。但汨沒於應酬耳。甚不逮。聚辨澗。味如許。深自恐缺。記文愚見。所到具別楮。謔語徒汗。王楮拜領厚餉。皇汗而已。紙尾所喻。謹在。

下懷不可以爲定。擬有機即合可也。勿勿修復不宜。又一首云。尚敏來復辱教。翰教審春氣向和。復用曼福慰浣以之。清淨無音耗。但聞季敬翁之子在廣西。有軍書云。本官以帥府委出各郡催糧。審如是則官况已安。逸矣。區區新年感頭眩之證。畏出且飲。日前畧過碣石。即歸矣。事從且晚。過洪都千萬賜顧。以請警策。不宜。

舒元易行

舒衍字元易。亦饒州安仁人。官階事蹟無考。因視蕃遠之。往師陳靜明先生。爲志力行。深信陸子之學。同時李仲公存。以高才博學名於江東。衍素畏服之。既有見於陸學。始知文藝非所重。力勤存往。從靜明先生至。再至三。存始從衍往。揭發靜明之學。陸子之道。賴以復傳。然則元易於陳氏弟子。

中蓋所謂疏附而奔奏者也。詳見仲公上靜明先生第一書。今節抄其畧云。存生三十有三年矣。雖於古經史傳記。稍涉其間。而未知其所以道。夫人者。果何爲哉。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陵陋妄誕之言。而謂之儒。又嘗慕韓退之。謂無所不通。乃爲大儒。由是慨然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將致心焉。然後持而耀諸當世。而垂諸無窮。意當世之士。如存者。亦豈多哉。侈然而談。嘗然而居。取議於鄉里。召怒於朋友。而弗之省也。戊申之秋。針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得從上饒陳先生游。而後知子之學所事來屑也。子之蔽亦甚矣。徒焦心竭神。何爲哉。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於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如是。復笑之。至於三於四於五。

屢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自。名。遂。之。信。宿。獲。寢。
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焉。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
固未易信也。然辟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
泣。然終取。下于人。徘徊而躊躇。壬子之夏。始期衍登先生之。
門。亟請一言。以自復。先生孫之。又孫明日。祝蕃適來。始相識。
蕭與衍。反復。而及丁寧之。研磨之。其時甚不樂。以爲往古聖。
賢。答問告教之際。豈當如此哉。徒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衛。
且忿焉。先生雖語之。弗領也。秋復來。先生語之。加詳焉。始稍。
知所致力。而信且喜也。明年遂以大喜。以大信。嗚呼。心誠求。
之。難不中不遠矣。而存也。細大薄自也。亦何幸與於茲焉。而。
信有笑其愚者。有譏其怪者。有慮其終自貶損。將棄棄於常。
所推從者。有疑其論爲拘迂。而不任茲世之務者。嗚呼。此豈。

人之過耶。勢則然爾。餘見前。

黃氏宗義曰。祝蕃李存舒。衍吳謙。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於陳氏。金窟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唱。瞭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閔仲魯

閔仲魯言未詳。河北覃懷人。來遊信州。因師事靜明先生。氣質剛直。踐履篤實。學成往遊金陵。幕帥聘主郡學。諄切講解。四方聞風而至者甚衆。仲魯切指身心。人人省悟。興起雖貴者。不問直指。過失無所假借。人亦屈服而尊信之。因置田宅。僑寓其地焉。

李仲公有與閔仲魯書云。肅拜。具記仲魯擇善尊畏友。兄父。

不奉書良深馳仰。歲裏得元易數字云。尊兄有書例。業首及何以克當。每有泰。惟來者多言。尊兄買田築室。納婦生意。講如也。何緣元易書中有。又有不足之嘆。吾曹年事若此。凡百皆前定安之而已。且區區雖有三子。薄少祖業。拆而爲三。各私其私。老來應酬。衰氣以過日。其無謂也。去年僮仆傷手。今已一年。猶酸軟不用。餘無足爲知已道耳。豈是西昂犬非前。彌遠來。遠寄遠內人及長姪。皆相繼變故。蕃遠又困於烟瘴。久無消息。殊可念。不肖有夢之懷。之。詩因錄去。過目想同。此情爾記得。去年曾奉拙字。草兄郡庠。既無職責。而又有好弟。可以應門。具一舟。溯流而來。願省生死一番。亦一好事。不審雅意。然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曾子榮振家

愈越二年卒于軍。哀毀如禮。子當善植。生事母。謝氏甚歡。家日以饒。樂延師教子。若姪里中之秀。若舒君元易。吳君光大。皆當致之。賓席時上。饒有餘。生立大倡明。陸子本心之學。舒與吳皆嚴事子。當亦慕而往。一見大喜。納弟子禮。自此言行加謹。與人處未嘗諧謔。而亦和易。不逆。門有貿易之肆。常携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僕以誤。多得貨。即語而還之。或有買貨而去者。偶遺其貨於道。子輩聞之。復與之。負而不取。直又常有輪租者。租已入。因其人已去。子輩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學易。指書正經一卷。囊佩之。或休息於道。或持舟於津。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卦畫於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余於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於此。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余久疑乎是。今已泮然矣。萬物

即我我即萬物夫何疑其爲里役也。則戒子姪奴僕毋呼罵以立威。母刻削以斂怨。廷祐間有同經理田糧。子輩違長于鄉。勤勞晝夜。介然自守。嘗有持金以餉者。子輩曰。國家重事。寧私耶。既而自有威。其公正而以書來謝者。子輩曰。奉公而行。何謝之有。爲卻不受。同役及胥吏輩皆嘆服之。母蒯氏卒。子輩爲不飲酒茹葷。三年他日忽得痞疾。但不食而泄。初若無所甚苦。候疾者皆應答如平時。但拱手而寢。越數日與其兄訣。妻子進藥。則曰。吾疾不可起也。何藥之有。然所以飲之者。不欲佛若輩意耳。時針君元易來問之。子輩曰。吾心澹然。無異平昔時也。明日日且晏。命取水來盥已。須臾而逝。時廷祐癸亥九月望日也。子輩生於至元丙子閏三月庚申。享年四十有八。娶張氏。子二人。長曰昂。次曰昇。一日昂來再拜請。

曰先人之樞蓋榮於禮湖祖壘之右將以己巳九月壬申歲
於里之白茅。惟執事知我先人。願有述其平生。將藉以乞
銘於祝先生。稽遠者。余曰。若思有以揚其前人之美。是亦孝
之推也。苟謂非所以與人爲善之長。然占今天地之間。有道
德於身。有功烈於時。人之所紀之者。百世自不能忘也。此不
待論。亦有有名位。足以顯人。有貨賄。足以惠於人。有文字。足
以繼後人。身沒之後。亦宜得人之述。而若翁則無是。有也使
若翁生。存往古時。其所爲亦衆人之所爲。而亦何表異之有
然於斯世。又必待有名位。有貨賄。有文學者。而後得以不朽。
於民俗。果何勸焉。且稽之古史。一言一行之善。在所必錄。若
翁賈而不貪。故其於財也。未嘗大裕。役而不私。若可以仕也。
而未嘗小試。能達理於物。我不爲無見。不動心于壽死。近於

有守此數者士大夫亦或病焉而若翁能之而獨言以往其必不以爲甚過者

張學士傳

元史本傳

張學士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書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著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家。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九淵。陸氏蕭從之。道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爲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具。於是翁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於雜。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

郡傳巖起居中書爲首。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吏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肅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辨之際。兼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肅獨默然。丞相濟思患曰。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肅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撫思監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依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字履帖木兒。之入京也。命肅草詔。制奪。據廟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肅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肅

卷十九
三

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河奪乃命他學士
爲之字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李羅帖木兒既
諫詔乃以爲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翁長於詩其近
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
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
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能就沙剌
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翁因相視大笑蓋
翁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滿
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
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二卷翁嘗集兵興以來死
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識者遊之

仲舉師事李仲公先生。傳陸子之學。尊信甚至。每有行有爲。千里必告焉。仲舉於書無所不窺。其經學則本於仲公先生。仲公集中嘗有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云。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之選必由於其鄉。延祐七年春。張仲舉將由錢塘歸就試太原。不遠千里。有餘里。以書來。機余言。仲舉明於春秋者也。春秋聖人。是是非非之經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然昔之僞是經者。固或消於意說。後之號爲通是經者。亦多托諸空言。經之不明。其來尚矣。吾嘗謂使真知春秋者。一日而出乎科舉。得爲政於一州一邑。而推是是非非之義。以是非其民。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一州一邑者也。又使得序而進立乎朝廷之上。而推是是非非之義於吾君吾相之前。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朝廷之上者也。

亦豈非夫子依經之志哉。亦豈非吾君吾相求明經者之心哉。亦豈非吾民之望哉。亦豈不大可為科舉慶哉。苟其志不於此乎。在而汲汲焉於窮達利鈍之際。則其於春秋是非之義。為同如耶。仲舉諒直君子也。其必審於斯義而非托諸空言者也。吾意其鄉之。事者必相與崇推先焉。而有司之明者亦將無所失也。蓋江東四先生之學一遵陸子之教。以躬行為主。故其論春秋也如此。其於世俗之人所以明經以取青紫者。迥乎其不同也。

危學士素

危素字大樸。金谿人。家於雲林山白馬鄉。陸子之故里也。故其集曰雲林。早師事吳文正公。未幾公卒。聞安仁李仲公先生傳陸子之學於上饒。陳靜明先生因往卒業。久之充然有

得趨然於仕進之外未嘗應舉年四十餘始用薦起入經筵
爲翰林官是時虞、歐、湯、范、楊諸公並以年老歸休或已物故
大樸雄才博學獨步一時文章典雅詞深厚凡有大著作
並出其手十數年間遂躋通顯是時國政日非元祚將終遇
事盡言無隱宰相虞其多言不悅也比平章以私憾殺右丞
抗疏爭之不得遂去隱房山居門年久強起之任翰林僅一
日而明兵入燕京即赴井自沉寺僧以因史挽止之明太祖
徵至南京元史之修也實錄不亡實由太樸所以踐不死之
實又請塋宋穆陵願骨出亦匪徒出也夷餘披誦後人頗用
嘗譏然謀之者亦幸生無事之時耳不知身當政亂時能如
太樸之盡言否其過變也能自沉否毋輕議昔人也明史有
特德願詳而未學士濂所爲墓碑銘尤爲明備傾倒甚至學

士年輩相近見聞可信今全錄於左俾覽者得考焉其文云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
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州含山縣之寓
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橫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塋金溪白
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深思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於天下
晝夜兢惕自爲狀二萬言來謁新基之銘護守官少暇未克
論撰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
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竇與公爲同僚相得甚驩於是
評萬草行而勒文於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
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
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兆建昌之南城唐黃
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於象牙

潭羅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
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谿白馬鄉譜圖七竟逸其名南庭十
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县寧元累
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進封汝南
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上護軍進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祭祿
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進封豫國公永吉
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祖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
如其夫母鄧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
交薦入經筵爲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
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
上轉宣文閣校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

林爲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
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
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
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司農少卿後入禮部爲尚書十八年
參議中書省事長經筵官次年遷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
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
四方獻言詳定仗司後四年陞陞資政大夫依除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爲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
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爲翰林學士
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
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

亡國之臣不宜用坐免詔出居和州閩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爲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暉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徙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粹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爲折行輩與之爲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職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爲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惟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

公會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漙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請修宋遼金三史。兼傳行宋兩都訪撫。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力爲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搢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報發錢建監門。葺齋舍。勅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於石。尚書王

某致政居蘇州。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於
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願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
書。公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彝爲職。外敬之典。不宜書無
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官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
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條置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
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
逸。無據。公買錫餅饋官寺。咸里歷歷叩之。復叅獲得實。乃始
筆之。卒爲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觀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
之非。謹誼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蒞爲博士。
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爲雙壁。其爲國子監丞也。捐東
脩敎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
未詔墾田於淮濱。州相地受畧。薙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

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衛之孫克學俱
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講廟用在禮百官以朝服賀
東宮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豈正之遂徹
牲醴而以便服賀其禮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
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
知天曆初舉兵欲討賊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
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二十家不
能自生以田奉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
帝欲以掌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列行公以無益諫罷之
訖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諫止之
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
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諫之淮南兵亂公未嘗廉問其

故會維揚京口。旋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錠。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司。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師孝先生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嶺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聽後。復遷其子公憤之。賊廷不可治。乃爲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復遷去人。握手相敬。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遂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思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爲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柱總西方兵。勿遣其逆帝帥。樸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爲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爲禮部尚書。頒曆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

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司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臥薪嘗膽以困中與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爲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剝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賂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兼宗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朶列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囚掠廷議杖貶百免其官公

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相太
不花莫府數與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
楚俾構之會晦至燕即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構其囊
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公疑逆為白出之馬德
守德州俾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不問狀乃准
安世裝千戶賊敗陷濟南祥臺中噉柔俾請德軍饋物德械
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成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
大無以為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
義報可也幸與送臣字履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
藏盜賊盜賊徐就贖案已具要官庀徐屬從末減使三返公
竟不許遂出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
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

李羅帖木兒麻擴帖木兒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叢
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
今欲二人無別異若如其職而分地處之用李羅帖木兒爲
丞相治四川以麻擴帖木兒爲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
也大大局不爲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願帝及皇太子咸以爲
然會丞相樹思監惠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畧普顏不花
李因以請封薇因未文公爲齊國公以龜山楊公瑄章羅公
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爲御史
時亦請封誥劉賈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爲
文以少牢躬祭黃墓禮部員外郎姜頌使偽漢陳友諒不屈
而死公爲奏官其子京歲歉因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勅
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間者咸動荷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

願給直者。上鄙宮殿火。願帝勅重建大安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爲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爲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日奉餐錢。方爲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爲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爲耶。因次第修之。其左右丞居嶺北也。和寧爲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考。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上疏言。刺王某之寬。公高其義。補其子爲宣使。時整速達兒爲肩平章。挾私憾。殺右丞。答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答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兒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

勢已不可爲。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曰。此公不食祿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之。起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顛骨。爲楊鞏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暉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侍

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施好善若有督之者凡事有問
於名教可入勸風俗者必爲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
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米歲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
公命歸之官奉勅書撥政院使禿滿兒神道碑其從子以
白金五十兩爲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申言凡請文來謝
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賜而生之於嘗請仕公
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翺以公
南士欲構公罪翺死金陵公爲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
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
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之以爲榮有文
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於家
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

人于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爲安慶府儒學教授。旂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曹侁。堅之子也。餘皆天孫二人。長太天。次德童。公未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耕伐。願奉政生之。公即遣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壹爲謝。公辭。及公爲叅政。嘗以滿溢爲懼。後陞左丞。遂怏怏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當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

朽矣

李仲公復危太樸書云。夏中承二月二十七日書。秋末又承
惠書。喜審用力實地。且得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
時矣。儻文甚感。介念。到仲儼未曾至此。區區材小志卑。氣弱
習薄。年已無聞。自視其中。無足齒於人者。比蒙不鄙。遠賜
臨。已難終。嘿薦。厘惠帖。猶見高明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不以此自察。吾志吾習。果爲不
謬。不悖。無疑。不惑。否。非精神不能辨。非強力不能行。何時簪
盍。以究欲言。孝女儼在來春。納去。但化金一節。更宜考及。萬
祐。爲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君靜仲儼未識
面。不奉書。會間煩致下意。餘惟以古道自任。日進高明。不宣。

仲公又答危太樸書云。王伯衡歸得所惠書。敬審榮受。天恩分教成均。不勝贊嘉。降古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爲重。我在者。可不盡心。與之爲嬰兒。徒借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爲。施之夏楚。動用聲色。以取乖戾。亦忍非。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毋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此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其間。徒汲汲于口耳之末。何益於朝廷哉。勸勉得幾個人。才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日乾菜槁之人。而每於當世。亦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設進此說。不宿左右。以爲然否。尊兄今既登仕版。又難同布衣之時。一日肩頭上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又要不失己。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千萬凡百。揆實莫改革。萊實酸。粗衣糲飯。莫妄攀附。莫強追陪。徒自取煩惱。

增。道。負。縱。得。一。美。除。養。廉。俸。亦。有。限。其。間。致。由。有。多。少。憂。危。處。非。做。家。私。還。債。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斷。斷。不。易。之。義。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離。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聞。續。絃。已。定。想。只。求。清。白。韋。布。之。家。庶。婦。人。女。子。不。驕。奢。相。安。千。萬。毫。髮。不。可。越。分。恃。愛。已。非。一。日。改。故。如。此。直。言。想。不。責。怒。謬。文。數。首。錄。去。求。教。後。便。幸。批。示。可。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又與危太樸書云。比作一書申賀。托王用李尋便附。上不知曾徹省覽否。絃歌乃在辟塵環而觀聽者。皆當世之英。四海之秀。有聞發之機。有相視之喜。有起予之樂。不負所學。此其兆矣。但信於古道者。必不合於時宜。近於時宜者。必或遠於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者之言。出於分外。不審能如雅意否也。任他千鬼百怪。我這裏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能爲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誅。亦自
心逸日休。古今天下。唯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
此見感人之難。然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矣。唯有一个
至誠上事天子。下接羸獲。臨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也。曾學
樂教。是三代之盛事。然頗聞亦甚難處。既居其位。不可不精
思熟慮。庶幾求所以少稱其職者。此士君子之用心。難與它
人言也。區區老拙。交道中用世日顯。進不免掛懷。不覺如此
亂。綏耳。幸恕其僭。平生數篇謬文。近方收拾。其可以不甚鄙
倍者。留示子孫輩。况吾太樸所見。或有少稱盛意。稍合輿論
者。幸示其目。庶憑以去。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此意。又况仲
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稿。或有所收者。并幸抄示。晤
對未涯。千萬以道自重。不宣。

涂文學幾

涂幾字守約。江西宜黃人。塗爲宜黃世家。幾遠祖大經。兄弟五人。並登進士科。甲相。纔甚盛。從兄潛生。有舉行。遂於易元。至順間。江西行省解額止二十三人。潛生三中鄉舉。不第。授。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著四書斷義。易義。於式。並行於世。幾早歲。負才名。志尚高古。不與時儔。博學善屬文。援據經史。下筆數千言。不涉浮詞。作詞賦。得楚騷遺音。從李仲公先生聞。陸子易簡之學。晚遊兵臨川之竹山。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十九篇。其上皇帝書畧曰。臣平生苦學。見於文章。製作盈几。時輩妄謂當與漢唐文人畧相先後。使居館閣。當作爲聖朝一代大典。經述聖君賢臣之事業。鏗鉤炳耀。間錯金石。足以載當世而垂無窮。會有疾。不果上。而卒。所著有東游集。涂子

類稿發生乎抱負宏濶不可一世讀經史貫穿縱橫上下千古比跡事仲公先生乃一反之於約以爲文必原於道德而後前之以文詞爲文之陋其序侯卷先生文集云鄒陽先生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遠舒元易吳孝光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予嘗謁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真有道者也見予方纒經訓詁爲解乾坤易簡予因是有所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此其於文辭繁夥手教粟布帛之可服啖乎生人溫醇若經章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

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獨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渾且臬也。奔泉流水。不足爲其峻且清也。譬諸造化。生物之蘊蓄。有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嘗誨人口。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哉。先生及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爲若干卷。將畀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爲文序。其槩先生于師也。卓于異友也。予何敢以同陋辭。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文從之也。洪武癸丑。諸生宜黃徐幾。謹序。蓋其心悅誠服如此。同時宜黃有鄒矩。字元方者。亦博學工文。與幾齊名。人稱鄒徐。洪武中以通經儒士薦。任南城縣訓導。因守約聞仲公先生之

教敏華就實。教十有法。南城諸生敬愛之。刻其文集藏板於學宮。

張孟循述

張率字孟循。饒州安仁人。少負奇才。以詩文名一時。議論風發。泉涌若決。甚富。既師事李仲公先生。求身心之學。仲公切箴之。始歛華就實。仲公先生集中有與孟循三書。其第二書云。允叔之歸之日。僕遠有下坪之行。是以不及奉東朋友講學。且宜痛改舊習。為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曾襟苟未正當。而遂有見解。真所謂假寇兵而資盜糧者也。高見以爲何如。予中想已安區區。省得一行。苟未安。必當有續帖也。纔還常住。但不免有斷續之愁。爾外附書一封。還幸如心。聞其相知日多。可喜。可喜。方大暇。附想全妥帖矣。匆匆。

其第三書曰。顧此衰老時。然不能少盡匍匐之義。日昨嘗奉一書申首附渡。所曾徹覽否。續聞先樞欲以七月權厝。愚以爲此舉未安。士逾月而葬。恐禮闈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耳。只當置家山一平安之所。或祖塋之旁。莫要一番作兩番事。在後事皆難測度起意難也。且如先丈之葬。賢者費了多少心機氣力。未知所作曾合曾楊。恐少債負。亦尚未零利。托在久要。不避借越千萬入思。及時畢事爲是不宣。

王監稅疑

王景達師事李仲公。甚力于學。甫仕遽卒。戚友哀之。仲公爲作王景達墓誌。其先蜀潼川培城人。從曾大父諱庚。應宋嘉熙中。由侍右郎官出都大提點坑冶司饒州戶。時蜀在邊人

危於兵。同留家饒安仁云。曾大父諱辰。應朝奉大夫。知施州。大父諱榮。朝散郎。通判武岡軍事。國朝進武畧將軍。同知武岡路總管府事。父庶子恭。坳切而端愿。寡言笑。喜怒不外見。稍長。善讀書。鏘然如出金石。既冠昏。益治家事。元統間。任受道州路承明秋務。天使至。元五年三月乙丑。以疾卒。凡昏交鄉里。至於僕妾。無不咨嗟涕淚之。生大德辛丑。得年三十。有九娶。吳氏子男三人。長某。國學陪堂生。次鎮郎。次德槐。女三。長適許。適同吳某。俞某。次以是月乙酉。祔武岡府君墓。下里曰高嶺。挺嘗受學於存。其疾也。存累累視之。卒之夜。存勉之。勿芥蒂。挺欣然應納。勅妻子各事事。毋我戚。遂逝。今塋也。其孤願以志其掩諸幽者。以慰之。存曰。挺爲人也。謂宜壽耶。曾不以半百謂天耶。亦既四十而有子矣。命於天者。其庸可違。

乎壽其何必喜而夭其何必悲乎彼高者嶺千古之一歸乎
仲公先生弟子甚盛其見於侯菴集者有上饒徐震字伯翰
上官岳字叔升晚居臨川從遊者多英才若劉禮字孟中李
綱字伯尚皆知名於時而官階莫考今附於後又有閔氏弟
子劉學錄則誠者未詳其名亦附見焉

仲公有贈徐伯翰序云夫衆人之行役也非或由於干祿則
多出於逐利則亦何貴乎人言之贈必也知其所不足思其
有可益而後求其人而爲之言之言此古今之所同上饒徐震伯
翰奉奉然欲顯其親之有善去年秋得詩於學士虞公既又
得法書於楊撫州今則又將浮彭蠡而過秦淮或由大河之
南經秦山之下望孔林而走京師以其嘗從余游也而復欲
余言以自厲夫古今天下之爲人子者孰不欲顯其親之有

善。義莫先於修己。然亦有因循而不果。馳騖而不暇。則亦然於沒沒焉而已矣。今子疑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是行也。其所承事。非當世之顯者。則四方之聞人。瞻其儀。聽其論。辨稔其德行。洽其政事。其有以益乎我。而成乎我者。度不可以槩也。夫如是。則亦焉往而非顯親之善之義也乎。

又嘗有贈上官叔升。遊京序云。上官岳來曰。岳將有京師之役。不得朝夕見。願賜一言以自警者。余曰。吾年運既往。而業不加修。而何以語子。雖然。吾嘗聞之師矣。君子之於自厲也。莫大於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矣。曰。然則心無體。吾不得而執也。心無臭。吾不得而聞也。果惡乎而靜曰。寡欲而已耳。紛紛然接於我之目者。皆可欲也。造造然入於吾之耳者。又皆可欲也。亦惡乎而寡。曰。至聽無聽。至視無視。

非爲之全神守氣。由是而國有忠臣。由是而家有孝子。百祥具集。諸福畢至。內馳外滯。徒以汨吾智。而終吾世。是謂天德之棄。品再拜曰。謹受教矣。遂書以爲別。

又嘗爲中說贈錫孟中云。菽粟布帛。在天下。饑者無不資其飽。寒者無不需其溫。百爾味。草爾舌。極常世才辨。豈有易於聖哲之言哉。况夫盈天地間。形色聲氣。觸目接耳者。皆中也。汝獨弗思乎。鼓而靜。變而紛。紅發而千萬里。潛而陰陽。古今類此一孟中。其倏霍不齊。若是果孰使之然。與。今遠呼汝曰。孟中。女拱而前曰。唯唯。呼以他則不謬。或蹄之翼之。異類之則必佛焉。怒曰。表人也。奚彼之賤。然則是以形軀爲孟中也。超乎形軀者。蓋真孟中。覲面無覩也。入耳無聞也。孟中非達而外在已耳。孰已以已求斯。愈失中乎。中乎。他日常徵吾言。

乎。生起謝曰。敢不敬承。遂書以爲中說。

又嘗爲劉孟中字說。云臨川劉禮字孟中。來求其說。余曰。子無徒求中之說。當求識夫中之實焉可也。然則若何而識之。一曰有信心。二曰立定志。三曰擇正師。今夫衆人之欲資己者。孰不謂爵祿京師之所自出也。必宜乎京師焉求之。是信。衆糧而索饋。忘舟車陸之勞。易寒暑而不輟。犯霜露而不懼。忍羈旅而不憂。是志也。求先事於己者。請其干取之方。辨其得失之機。是則師也。是故由其心之信。而後志之立。由其志之立。而後師之擇。是三者缺一焉不可也。是則求夫中者之實者也。非徒取其稱美焉而已也。非徒資夫勝口佔畢也。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又嘗爲李伯尚字說。云臨川李綱字伯尚。來從余游。他日請

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綉衣。中庸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夫君子之於學。先本而後末。先內而後外。有其本而未自理。有其內而外自彰。是豈有毫髮求知於人之心。是謂實學。是謂行成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乎尚絀。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友先於家。恭敬達於鄉里。趣向乎於師友。所謂德也。果能然。勿自多。勿謂已。君子而人小。人人毀我。益自檢。人譽我。若可愧。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則綉也。夫內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則衣錦尚絀之義也。

按先本後末。先內後外。正陸子教人之法也。

劉學錄字則誠。名未詳。餘干人。任高郵州學錄。閔仲魯之弟子也。其之官高郵時。李仲公爲文以送之云。余與覃懷閔君仲魯皆學於上饒陳先生之門。先生歿。去家維揚踰二十年。

不相見其神清以表其質。方以正其談。經率詳明。敷暢使人
深聽。而却吞消。予雖思之。而駁駁乎老憊。不能具舟命駕。多
見其不如古之知己者。他日餘干劉則誠來吾山中。預言家
有別墅。與繼揚開先生遊者。再歲仲魯素風儀整然而則誠
進退之禮殊有師法。嘗見薦於漕東憲使。得錄高郵儒學之
官。且有日州里婚交。賦詩次餞。而子序其端。因序之曰。吾子
方以弱冠之年。而得官於庠序之間。上有博士以主其教。下
有賓教以似其勞。酬應之所。鮮及會稽之所。不聞當風與夜
寐。資諸人之善。而求諸己名之興業。胥造而胥長。其將有不
可界限者也。大江之舟。先繼揚而後高郵。必當拜師門而行。
試以吾言質之。何如也。至正丙戌九月日作。

寧波府志本傳

趙偕字子永慈谿人幼老成不凡常讀楊文元公所著書恭
然自省有見千萬象森羅源爲一體乃悉棄舊業尊崇之不
辨躡處山林恒有憂世之色縣令陳文昭親至門受學始徵
蒞政平居躬行孝友日舉聖賢之言以裁狂簡學者稱衆
先生

楊微君芮

寧波府志本傳

楊芮字大章文元公之五世孫紹其家學日與友人講明心
性之奧造詣深遠衣食佳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元參
政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明洪武初又徵之以疾辭不
果行

匡教授同德

寧波府志本傳

桂同德別號容齋。桂待制萬榮之四世孫。于經史無不通。尤遊慈湖之教。其誨人以德行爲本。爲本府教授。常集諸生于講下。訓之曰。窮經究史。固學者事。而入泮出第。尤所先務。苟規于章句。而不真履實踐。此爲人之學。非聖學也。所著有容齋集。

桂長史彥良

明史本傳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收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徵詣公市。以白衣賜安。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彥

良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其朴誠時選國子生
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給事修肄業文華堂命彥良
及牛濂孔克表爲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正帝
每稱善至書其語揭便殿七年長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
我字帝以爲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
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
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狀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遷晉王府
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彥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
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
至晉製格心圖獻主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止太
平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
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卒福王時追

謹啟裕

宋潛溪題桂公御製勅符後云。皇上以上智之資。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爲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爲文勅之。識以謹身。歟。竇其于中書舍人慎裝演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帝之於吾卽奇王莊助者。有之。求其集詩。陪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爲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候臣。濂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議爲相。

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爲賜。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方正學作雙桂軒銘云。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游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和易諱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謦然無隱。顛覆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人。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覆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奇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東

臨天台宗敬以書奉白。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遠理之祥。因以
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
於斯不可無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
豈其然。影著於形。寧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嘗其萌芽。
盡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教行教。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
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旻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
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
子之符。歎哉不誣。天亦可觀。日示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
二子將食。益衍無疆。爾祈爾爾。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谿之
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寧波府志稱桂彥良爲桂待制。萬榮五世孫。學以尊德性爲
本。洪武初以聘起仕。至晉王府長史。上有江南大儒惟卿一

人之稱常作存養省察。團以進。明初最能昌慈湖之學者長史與春風先生烏本良云。按桂氏世傳慈湖之學。至彥良大顯於明初。太祖尊重之。在宋。諫劉基之上。以爲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則聖明所見學術之統。宜有所歸矣。而橫雲山人明史列傳。稿不及其師傳家學。豈未見寧波志書耶。蓋自元初許平仲諸公尊崇朱子。以其所著書取士。朱學而外不復省覽。亦不敢齒及其實舉業之士。不惟不知陸子之學。亦不知朱子之學爲何如。遺聽塗說。習以成風。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明史館尚未成書。爲長史傳者何人。其能發明長史所學之源。源乎。予日望之。

春風先生烏本良 弟斯道

烏本良字性善浙江慈谿人幼同弟斯道講論經史作詩習

字爲先達所推獎。父沒。儲無幾。石日營以奉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三皆在。亂仰給焉。遂授徒錢塘。以自資。時大家有願以女妻之者。本良曰。此來爲母與弟衣食計耳。所願未遂。何暇及婚。事後。燕二弟稍長。畢嫁女弟始婚。一日得憲湖楊文元公遺書及春秋易解。自謂如坐春風中。遂以春風名齋。力學不倦。淳祐四先生之風復興起焉。斯道尤才高。一時登第。授江西吉安永新縣令。一守其兄之教。題署中堂額。仍曰春風政化大行。永新士民愛戴如父母。崇祀名宦祠。至今官署中春風堂之額不改。斯道既歸。築室著書。題其室曰春草堂。學者稱本良爲春風先生。稱斯道爲春草先生。春風春草二集至今流播云。

鄭待制玉

元史本傳

鄒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玉爲文章。不事雕刻。煅煉流傳。京師揚。在斯。歐陽元成皆稱賞。至正十四年。朝死。除王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王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于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王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留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爲之。

盡欲具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鄭待制生於新安。奮然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是時新安學者。若陳定宇。胡雲峰之流。率以章句訓詁爲事。爭爲講章。敷衍陳言。壘林架屋。自以爲能承朱子之學。而苟有意於躬行心得者。則羣詆之。以爲陸學待制獨心非之。以爲朱子之學。不如此。而陸學未爲非也。嘗爲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云。子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己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宋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遠密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耳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耳後之學皆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至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氏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步墨至於顛情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効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歿

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歿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爲朱氏之說乎。抑爲陸子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待制持論如此。可謂豪傑之士矣。宜其卓然有立。仗節死義。不負所學也。